

一代青春逐浪花 两城悲欢化霓霞

踏浪

仲生鹏◎著



華藝出版社
HUA YI PUBLISHING HOUSE

一代青春逐浪花 两城悲欢化霓霞

踏浪

仲生鹏◎著



華藝出版社
HUA YI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踏浪/仲生鹏著. —北京: 华艺出版社, 2008. 9

ISBN 978-7-80252-040-0

I. 踏… II. 仲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30581 号

踏浪

仲生鹏 著

责任编辑: 梅雨

装帧设计: 中尚图

出版发行: 华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

邮政编码: 100083 电话: 82885151

印 刷: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330 千字

印 张: 11.5

版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52-040-0

定 价: 26.80 元

华艺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华艺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01) 蝴蝶梦中家万里 | / 1 |
| 02) 银烛秋光冷画屏 | / 18 |
| 03) 飞鸿踏雪了无痕 | / 34 |
| 04) 纷纷轻薄何须数 | / 50 |
| 05) 少年心事当拿云 | / 67 |
| 06) 海天愁思正茫茫 | / 85 |
| 07) 东边日出西边雨 | / 102 |
| 08) 春心莫共花争发 | / 121 |
| 09) 今年欢笑复明年 | / 140 |
| 10) 自将磨洗认前朝 | / 157 |
| 11) 尘世难逢开口笑 | / 175 |
| 12) 长恨人心不如水 | / 193 |
| 13) 沧海月明珠有泪 | / 212 |
| 14) 辨材需待七年期 | / 230 |
| 15) 君向潇湘我向秦 | / 249 |
| 16) 人歌人哭水声中 | / 267 |
| 17) 他生未卜此生休 | / 284 |
| 18) 重见云英掌上身 | / 302 |
| 19) 小姑居处本无郎 | / 321 |
| 20) 一夜芙蓉红泪多 | / 340 |



01) 蝴蝶梦中家万里

赵家鸿无聊地望向窗外。小小的庭院中，月季正开得艳，豌豆花爬到了棚架的顶端，正向着电视天线吹出各色小喇叭。多年雨雪侵蚀的土墙上，有两个深深的掌印，那是小时候看武侠片入迷的后果，耳边仿佛又听到了姐姐的嘲笑：“要练神功，为什么不往旁边的砖墙上招呼墙上招呼呢？”

赵家鸿笑了一声，又长叹了一口气。大群的雨燕从屋顶飞过，嘈杂的鸣声中，夹杂着城南文庙檐角的风铃声。突然，一声高亢的颂经声从东面传来，原来，已经到了穆斯林的午祷时间。

这是高考后的第七天。他不高兴，并不是因为自己发挥不好，而是又和父亲闹别扭了。

“为什么要去大连呢？”当父亲看到志愿填报单上的学校名字时，眉头就皱成了疙瘩。

“我想看看真正的大海。”赵家鸿已经在凉州度过了十八个年头，可他只见过两种海：一个是城北百里外的居延海，不过，那个曾经名载《史记》的著名大泽，现在只剩下了一片亮晶晶的盐壳；另一个呢，则是包围城市的无边无际的腾格里大沙漠。

“能够看到海的城市很多，像上海，天津，还有青岛，为什么非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？”父亲的疑问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在西北人看来，东北已经是很遥远的地方了，而那个海边的城市更像是在天之尽头。

“我听说那里的海最美。”其实并没有什么人对赵家鸿说起大连



的海，一切的诱因仅仅是星海大学这个听起来很美的名字，以及招生简章上的美人鱼雕塑。

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母亲则在一边默默地擦着桌子，她的心里很担忧，可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。多年以来，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，她全听丈夫的。

“花儿开得不错呀！”院子里突然传来了洪钟一样的声音，打破了屋里的静默。

母亲闻言赶紧迎了出去，连一向郁郁寡欢的父亲也露出了笑容。——能够不敲门就直接闯进赵家小院的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老同学章天一。挺胸凸肚的章天一走进来，屋子就显得小了很多，才和主人寒暄了两句，大笑声就震得四壁回音阵阵。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赵家鸿并不喜欢他，问过好后，就向着章天一的身后望去。

“怀玉呢？”

“他哪有你这么出息？成绩没有上线，不好意思见人，正在闭门思过呢！”章天一带肥厚的手掌亲切地拍打着赵家鸿的肩膀，让他的身子缩了一截。章天一这个人最让人佩服的地方，就是他的豁达气度。如果换了别的家长，看到自家的孩子不如人，难免会心理失衡。

“你应该去看看他。”父亲的话还没有说完，赵家鸿就已经没有影子了。

七月初，正值麦收季节，田野里到处都是打场的景象。凉州一带虽然地旷人稀，却是黄河以西重要的商品粮基地，高粱和玉米的产量也大，所以酿酒业自汉唐以来就驰名四方。

赵家鸿骑车穿过原野，来到了位于西郊的酒厂家属区。

“我父亲说，厂里要选二十个人到兰州商学院委托培养，我想这也是一条出路。”章怀玉垂头丧气地对着赵家鸿说。除了那双眼睛，他的长相完全继承了母亲的特点，这说明，他比自己的父亲清秀多了。

章天一是一酒厂的厂长，想把自己的儿子塞进这个名单自然不在

话下。

“你不要灰心，我觉得你复读一年，还是很有希望的。再说了，你文科的底子不错，是不是考虑改个方向？”赵家鸿竭力劝说道。就像从前当官的人一定要从科举出身才觉得光荣一样，在这个年龄阶段，又有哪个自尊的年轻人愿意靠爹娘的权势来谋求出路呢？

章怀玉其实自己也不甘心，加上一向信服赵家鸿的话，于是心情渐好，不再提这件事情了。可是没过一分钟，赵家鸿自己却又把话题转了回来：

“能不能跟你爸爸说一句，请他留出一个委培的名额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章怀玉纳闷道。

“我想把它留给陈嫣红。”赵家鸿一说完脸就红了。他看到了章怀玉的表情，连忙辩解道：

“你可别瞎想！她和我之间根本没有什么，只不过是同桌而已。”

“那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可什么也没想呀！”章怀玉忍住笑，双手一摊，一本正经地回答道。

临出门的时候，赵家鸿又加上了一句：

“你肯帮忙那就再好不过了，不过，你千万别告诉她这是我出的主意呀。”

“那是自然！我知道，贴心话你要留着自己对她说，那样就更有情调了。”章怀玉早就想好了，一俟事情办成，就立即告诉她真相。——他虽然读书比不上赵家鸿，可从小受父亲章天一的影响，更懂得人情世故。

赵家鸿当胸捶了他一拳，然后跨上单车，一摇一晃地走了。

暮色已经降临，太白星在西天闪亮，天边是一带突兀而起的黑色，就是祁连山的余脉。赵家鸿本来要回家，可是想了想，又拐到了城北的市委家属区。他曾经来过陈家两次，可这是第一次单独上门。陈嫣红的母亲见到他，满脸都是欢喜之色。过了片刻，她回到了客厅，又气又好笑地说：



“你自己进去吧！她哭了一整天，连饭也不吃，躲在屋子里不肯出来。”

赵家鸿有点踌躇。不过，等他一抬头，陈嫣红自己就娇怯怯地走了出来。

“我的眼睛红了一圈，难看死了！”她用双手遮住了面部，不肯让赵家鸿直视自己的眼睛。作为全校公认的最漂亮的女生，她很在意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。

赵家鸿心里暗笑不已。在高中三年里，每次考试成绩公布，她总要哭一鼻子，可是却不肯因此变得稍微用功一些。

可是，赵家鸿毕竟不是来看她的眼睛的，他立即把委培的消息告诉她。

“你明天赶紧去报名吧！这个机会很难得。”虽然高考的成绩还没有公布，可是赵家鸿知道，和章怀玉不一样的是，她已经没有复读的必要了。

“我可不想去那里工作。那股酒糟味，隔着半座凉州城也能闻得到！”陈嫣红撅着嘴说道，红红的嘴唇像个气泡一样鼓了起来，样子可爱极了。优裕的家境和父母的溺爱，让她考虑问题时显得很幼稚，不过即使如此，她也知道委培后的去向不是自己说了算的。

“我也听说了这件事情，可是，我还听说他们是按照高考成绩的高低来排定次序的。”现在，做母亲的也插了进来。她可比女儿实际多了，知道委培生的名头虽然听起来不那么响亮，可毕业时拿的是同样的学历，工作时享受的一样是干部待遇。

“你一定要去。我已经——哦——我已经听说，他们也很看重面试的表现呢！”赵家鸿怕说多漏了嘴，起身告辞了。

夜幕下，赵家鸿骑车灵巧地穿过星点一样出现在街边的烤肉摊，回想着刚才的情景，一边微笑，一边摇头。

陈嫣红顺利地获得了委培名额。——她的父母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，自然不会闲着。但很显然，章怀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

用，而他把一切都归功于赵家鸿。所以，当陈嫣红的父母专门摆下酒席来感谢他时，一切就显得再合乎情理不过了。

可是请了好几次，赵家鸿却死活也不肯赴宴。他不去，陈嫣红也不敢到赵家来，因为全年级的女生都知道，赵家鸿的父亲是个老古板，最见不得少男少女在一起扎堆厮混了。

在此期间，赵家鸿也接到了星海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烫金的封面上，是某领导的题字，下面就是一句“美丽的凌水河欢迎你”。他知道那是一条穿过校园流到大海的小河，于是，耳边仿佛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，心也像柔波一样荡漾起来。

在离家远行的前夜，父子之间进行了一场谈话。

“既然出去了，就不要再回来了。”

这句话，赵家鸿从小到大，不知道已经听过了多少遍。很显然，父亲并不喜欢这个已经栖身了数十载的边塞小城，尽管他在这里得到了一个贤惠的妻子和一对可爱的儿女。

父亲不是凉州人，那他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赵家鸿不知道，因为父亲对自己的过去总是讳而不谈。他曾经让章怀玉问过章天一，可是，章怀玉打听的结果却是如此的空泛：当年国家号召支援边疆，两人都是一腔热血的好青年，于是结伴西行，最终在此落脚。

谈话结束后，父亲将一个已经有点锈蚀的金属盒子交给赵家鸿，让他到大连后交给一个名叫朱非烟的人。

“照这个地址送过去后，事情就完了，以后你也就不用再去了。”迟疑了片刻，他又加上了一句。

赵家鸿答应了一声，声音有点哽咽，因为他看到了父亲鬓角出现的缕缕白发，心里很有点伤感。可是，和天底下所有做儿子的一样，有些体贴的话是说不出口的。

夜已经深了，他刚要睡觉时，章怀玉却溜了进来，还带着一件精美的礼物。赵家鸿还没有来得及表示感谢，他就一个劲地摇手了。

“这不是我送你的，我可不想领这份空头人情。”





“是什么东西呢？”看着闪闪发亮的包装纸，赵家鸿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了。

“我怎么知道？她包裹得这样严实，明摆着是只给你一个人看的！”章怀玉的语气中露出半真半假的醋意来。

“我去拿录取通知书时，才知道你们班的李潜龙也考取了星海大学，两人还差点撞了车——我当初想报的也是计算机专业，可爸爸说学校是你说了算，专业就得由他定了。”

“工商管理是干什么的呢？”章怀玉盯着录取通知书，心中羡慕无比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研究生产经营的吧。爸爸说我虽然数理化成绩不错，可是性情佻达多变，天生不是做学问的材料，所以最适合学这个了。”赵家鸿无师自通地说道。

“那你将来不就和我爸爸一样了吗？”

“我当然希望如此，可天下哪有靠读书读出来的企业家呢？”对于那个既是同学的父亲，也是父亲同学的章天一，赵家鸿虽然不愿意亲近，可是依然要表现出起码的尊重来，因为章天一确有过人之处：这两年，由他主持开发的“西域”牌系列白酒，已经在西北市场中风行一时，据说还上了人民大会堂的国宴。

“明天你来送我吗？我带的东西可不少呢！”送章怀玉出门的时候，赵家鸿问了一句，随即觉得很多余。

“我当然想去，不过——”章怀玉挠了挠头，神情很犹豫。

“不去也好。我们就此告别，明年春节再见！”赵家鸿也马上明白了他不想抛头露面的原因。

“到了新地方，就有很多新朋友了，可是别忘了给老朋友来信！”章怀玉使劲握了一下赵家鸿的手，略带伤感地说了一句。不过，他已经骑出去一段路了，却又突然回过头来说了一句：

“我看你最好不要和李潜龙一起走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赵家鸿奇怪了。在拿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两人就已

经约定了同行——当然是赵家鸿先开的口。

“他那个人有点——咳，我也有点说不清楚。”在赵家鸿惊愕的目光中，章怀玉消失在了小巷的尽头。

回到自己的屋子里，赵家鸿将陈嫣红送的礼物打开，发现里面是一个微型收录两用机。在当时的凉州市面上是见不到这么精巧的电子产品的，即使有，价格也不是普通家庭能承受的，很显然，这是她专程托外地的亲友买的。

赵家鸿把它塞进了行李，就上床了。整个晚上，他几乎没有真正睡熟过，听着隔壁房间里父母的低语，还有院子里蟋蟀的栩栩声，他突然流泪了。

尽管章怀玉反对，赵家鸿还是和李潜龙一起上路了。和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个女生，她是赵家鸿母亲同事的亲戚，也要去大连读书。这当然是推脱不得的，尽管赵家鸿自己也是第一次出远门。

清晨，赵家鸿一到车站，就见到了那个名叫田蕊的瘦小姑娘。赵家鸿和她说了几句话，她却腼腆得张不开口。一直等到车快进站了，李潜龙才出现在了月台上。原来，他一直待在贵宾候车室里——这是卧铺乘客的权利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混进去的。

好学生未必都是老师的宠儿。赵家鸿就喜欢挑刺，经常让老师下不来台，而李潜龙却是品学兼优的模范生，见了谁都笑容可掬，像一朵永不凋谢的塑料花，虽然不大真实，倒也赏心悦目。

在亲友的道别声中，他们挤上了火车。在以后的三天两夜里，他们都要在上面度过。

在九十年代初期，中国的铁路运输在经济学上叫做“瓶颈”，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“卡脖子”，这听起来很恐怖，但却名副其实。——虽然不能真要了你的命，但也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所以，上车不过几分钟，赵家鸿就觉得李白这家伙真是矫情，走了一段蜀道就大发感慨，如果把他塞到这个铁罐头里，让他也尝尝现代行路难的滋味，没准李白会绝望地拍着窗玻璃大叫：“铁道如青天，我独不



得出!”

这是从乌鲁木齐直达北京的特快列车，由于是半路上的车，三个人全都没有座位。田蕊的家人想得周到，事先为她准备了一个小马扎，可以放在过道上。于是，在拥挤的人流中，她就像海中的礁石一样时隐时现。

虽然肩负保镖的重任，可是两个男生也不是电线杆，安顿好田蕊后，他们就各自去找能够歇脚的地方。赵家鸿很快就混到了一群剽悍的新疆学生中，在打牌的时候，他的屁股终于和座位有了亲密接触，还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到了烈酒的滋味——那是输家的义务——味道可真叫刺激！直到今天，赵家鸿仍然认为，培训推销员的最好办法，就是给他们每人买一张站票，然后赶到火车上呆上几天几夜，到那时节，他们想不学会和人打交道都不行。

不过，每打过几圈牌，他就得赶紧跑回去看田蕊一眼。

在满目荒草白沙的西北旷野里，时间仿佛也像道边的景色一样凝固住了。一个漫长的白昼过去了，黑夜终于让车厢里安静了下来。当东方再次发白的时候，浑身燥热的赵家鸿醒了过来，才发现自己正卧在一个哈密瓜袋子上。他起身往回走，还差点踩到一个从座位底下爬出来的人。

隔着老远，他就看到了田蕊那双惶急的眼，可直到他的耳朵贴到她的嘴巴上时，才明白她想干什么。于是，赵家鸿像个勇猛的工兵一样在车厢里开路，为了抢占位置，他差点和一个内急的中年男人动起手来。

等了好久，田蕊终于从厕所里出来了。可是她的人摇摇欲坠，脸色也是一片惨白，赵家鸿无意中向下一望，顿时大吃了一惊，因为她的裙子上有一大片圆形的鲜红血迹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赵家鸿毕竟太年轻了，还以为她在厕所里不小心滑倒受伤了呢。

他不问还好，这一问，田蕊倒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。现在，心

慌意乱的人换成赵家鸿了。他扶着她往回走，一抬眼就看到了刚从餐车里钻出来的李潜龙。

赵家鸿立即叫住了他，然后在众目睽睽下，像深山探宝一样从内衣的口袋里掏出了几张钞票，让李潜龙去车长室碰碰运气。——即使没有卧铺，至少也要想办法弄到一个硬座。

可是没过多久，李潜龙居然将卧铺办了下来。将田蕊安顿好后，赵家鸿就像个没头的苍蝇一样在车厢里乱窜，遇到抱孩子的妇女就问有没有红糖，结果一无所获。李潜龙也没有闲着，一通嘘寒问暖外加几块巧克力，田蕊的情绪终于稳定了下来，白纸一样的脸上也有了点暖意。赵家鸿不得不承认，在和女孩子打交道方面，李潜龙可比自己强多了。

“你不要硬撑，实在不行的话，到下一站我们就下车。反正我们买的是通票，就是在路上走一个星期也无所谓。”赵家鸿安慰田蕊道。说句心里话，他当初并不想带着她一起上路，可是既然已经答应了人家，就要负责到底。

“我刚才有点头晕，现在没事了。”田蕊摇了摇头，又不说话了。

深夜，列车终于到达了北京。赵家鸿跟着人流往外走，想出站去办签转手续，兄弟民族的虬髯大汉们说大可不必。于是，他们就在铁轨间钻来钻去，终于找到了将在几个小时后发往大连的那趟直快列车。现在，车厢里还空荡荡的，几只雄劲有力的手臂将车窗掀开，把三个新生连同行李像卸货一样丢了进去，然后大声给他们上了人生旅程的第一课：

“记住：每节车厢的最后两个座位是不卖号的。如果乘务员来轰你们，花十块钱买两瓶啤酒就行了。千万别多给！”

以后的旅程顺利得很。第二天天一亮，火车就驶入了东北大平原。随着路程的延长，车上的人也越来越少，进入辽东半岛后，整个车厢已经空空荡荡。现在，你就是横躺在座椅上睡觉也没有人管。

紧张的神经一旦松弛下来，另一种被压制的情绪就像雾气一样





迅速弥漫开来。整个下午，赵家鸿一直趴在窗口向外看，一动也不动。

从天之涯来到了海之角，他的心里竟然涌起了几丝与年龄不相称的沧桑。

中国人向来喜欢把小私心藏在大道理下，古人所谓之乡愁，其实说穿了就是恋家。直到现在，赵家鸿才清楚地意识到：自己已经是个没有根的浮萍了。就在他离开凉州的那一刻——不，甚至早在他刚出生的时候，父亲就将归路彻底斩断了。而近在眼前的新生活，虽然曾令他无比向往，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，他竟然有种莫名的害怕。

田蕊就坐在他的对面。略显稀疏的头发，光洁但有点发黄的双颊，在小脸上显得过大的眼睛——说实话，除了长长的睫毛，她脸庞上的每一部分都算不上好看，可是赵家鸿突然发现，当它们组合在一起时，尤其映照在夕阳下时，竟然有一种特别的美丽。

她发现自己被人注视，脸上浮起一抹红晕。

“这一路上多亏了你，要不然的话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”经过了几天辗转颠簸，两人已经熟络了许多。

“没什么。真该感谢的人是李潜龙，要不是他弄到那张卧铺票，你可真要受苦了。”虽然自己的伙伴不在眼前，赵家鸿也不想专美。

田蕊轻轻摇了摇头，还要说什么，可是一抬头，就看到李潜龙正笑盈盈地捧着一大包水果向自己走来，马上闭上了嘴。——辽南这一带，正是中国的苹果之乡。

在苍茫的暮色中，这次横跨北中国的旅程终于结束了。一出车站，满眼都是招展的旗帜和热情的笑脸，在震耳欲聋的喇叭声中，赵家鸿将田蕊带到了外语学院的班车前。

田蕊的眼圈又红了，赵家鸿心想她一定是想家了。

“有空我一定会去看你的！”他信誓旦旦地说，心里却知道自己未必能做到。

在入学后的第一星期里，赵家鸿满心都是失望。

凌水确实是一条小河，小到让人怀疑究竟还算不算是一条河。不管什么时候，水面上总是浮着一层暗绿色的粘稠物，不知道下面的水是不是还在流动，而弥漫在空气中的气味更加重了这种猜疑。但千万不要因此小看它，因为它就像冥河一样，将偌大的校园一分为二。

东面是教学区。阴暗潮湿的教学楼，四面漏风的阶梯教室，散发着霉味的图书馆，赵家鸿第一次去阅览室，走过一段吱嘎作响、灰尘飞扬的日式楼梯，不禁心惊胆战。他还不知道，名校如古董，要锈迹斑斑才值钱呢！

西山是生活区。西山名曰山，其实是个有点坡度的丘陵，十几幢砖红色的宿舍楼就像骨牌一样排列在上，很能锻炼学生的脚力。报到的当天，赵家鸿兴冲冲地爬到了西山的制高点，举目四顾，苍山一线，松林如烟，突然觉得脚下有点异样，低头望去，才发现饲养场里的几只大肥猪正仰视着自己。现在，他终于知道了食堂里大桶剩饭的去向。——算上自己，三者之间刚好构成了一个小小的物质循环圈。

赵家鸿住的寝室号是319，让人联想起火警，而旁边紧挨着水房，就什么也不怕了。和天底下所有的学生宿舍一样，寝室能住八个人，可是其中一人在大家还没看清长相的时候，就因为身体原因休学了。于是，那张空着的床就成了公共的储藏室。

七个人来自七个省市，按照江湖上的说法，大家就是异姓兄弟了。但实际上，他们更像是掉进同一个陷阱的七只豪猪，惊吓之余，都显得小心翼翼，既要收敛起自己的锐刺，也要避免受到别人的伤害。可是没过多久，年轻人共有的心性大发作，又变成了关进同一个笼子的七只雄鹦鹉，虽然南腔北调，但个个争强好胜，惟恐落了下风。

话题首先从自己的家乡开始，每个人似乎都成了地方旅游业的





代言人。辩论从晚饭后开始，持续到了深夜，直到最后一个口干舌燥的人被瞌睡击倒为止。赵家鸿次次参与其中，不过，每到夜深人静时，听着墙壁里传来窸窸窣窣的耗子声，他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以前的朋友，不管是友爱的章怀玉，还是温和的李潜龙，他们都是那么容易相处，而眼前这六个家伙却个个面目可憎！

赵家鸿感到自己的理想与现实有了巨大的落差，难免有点灰心丧气，可是天下落魄的远不止一个人，至少他没有听到辅导员王红军的叹息声。

在管理系，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，套用生理学的名词来说就叫“隔代遗传”。按照比较含蓄的说法，每逢单年入学的学生总是聪明伶俐，而双年入学的则大多诚实稳重，就像千层饼一样一目了然。当然，私下的说法可就没有这么好听了。

王红军是刚毕业的八六级的老学长，所以他一定是个老实人，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，否则的话，他也就不会被系领导看中而强留下来了。他不能到广阔天地里施展一番拳脚，自觉一番雄心都化为了泡影，可是在有社会阅历的人看来，这倒未始非福。

王红军不能总是沉湎在身世之慨中，因为新生入学后总有一大堆麻烦事等他去处理。这不，上午刚从车站截回一个想家想疯了的女生，晚上男生那里又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。

等王红军匆匆赶到319寝室时，冲突已经结束了。

虎背熊腰的山东汉子崔锋死死抱住红了眼的赵家鸿，小四川郑君则按住了比自己还矮一个头的朝鲜族青年金哲，挡在两个角斗士中间的是老大哥刘大为。一张娃娃脸的小浙江王子奇惊得脸越发白了，而一身仙肌鹤骨的宋闻道则在旁边笑嘻嘻地说有话好好说，干嘛要动手打人呢？他自己也说到做到，既不助拳也不上前拉架。

冲突的起因很简单，那就是金哲这个人太好奇，也太随便，在没有得到了赵家鸿的允许下，将他放在床上的录音机打开了。

“家鸿哥：这是我送你的礼物，你喜欢吗？”

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娇滴滴的女声，把寝室里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。恰在此时，洗漱完毕的赵家鸿也踏进了房门，他先是目瞪口呆，随即面红耳赤。

原来，粗心的他根本就没有发现：陈嫣红送的录音机里还装着一盘录好的磁带！现在，他才明白了，怪不得在礼盒里没有找到一张纸片。要知道，在中学时代，每到岁末时，陈嫣红总喜欢给相好的同学发精美的圣诞卡，顺便写上一大堆毫无意义的祝福话。

金哲注意到赵家鸿的脸色已变，也意识到撞破别人的隐私很是不妥。他马上关掉录音机倒也罢了，坏就坏在他还多说了一句话，一句听起来匪夷所思的话。

“真爱你的女朋友！”

众人一愣，随即哄堂大笑。赵家鸿血气一涌，再也按捺不住，上前一拳就将金哲打倒在地。要知道，家里土墙上的那两个洞可不是雨水冲出来的。

可是金哲也不是好惹的，在长白山的乡村里，打架是男孩子们生来的必修课。他的重心低，就一头顶在了赵家鸿的肚子上，几乎将他撞个跟头。

事态发展到这里，算是达到了最高潮，同时也就戛然而止了。王红军将金哲批评了几句，然后将赵家鸿单独叫了出去，语重心长地告诉他：金哲是少数民族学生，要注意安定团结。他说了一大通，赵家鸿始终低头不语，因为在来时的火车上，他就已经学会了如何和少数民族同学打交道。

赵家鸿回到了寝室，里面已经安静了下来。可是，他知道大家都认为自己有点小题大做。

“家鸿，你也太急躁了点，金哲本来要说的是‘你的女朋友真可爱’。你知道，他的汉语不大灵光，经常辞不达意。”刘大为为人谨慎，很快就明白了事情的原委。

“闻其声，犹如见其人。光凭声音就能判定，你的女友一定漂亮